



| 宁 | 波 | 城 | 隍 | 庙 | 的 | 前 | 世 | 今 | 生 |

千年郡庙

柴 隆 著

宁波府城隍庙，又称郡庙，在宁波地区可谓家喻户晓。千年的历史长河里，郡庙是宁波古城文商并荣的象征。千余年来，郡庙几经废替，历劫不亡，以其丰富多彩的市井民俗风情，为宁波古城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和记忆。

宁
波
文
化
丛
书

第二辑

主编 陈利权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宁波文化丛书

第二辑

主编 陈利权

柴隆 著

千年郡庙

宁波城隍庙的前世今生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年郡庙：宁波城隍庙的前世今生 / 柴隆著. —

宁波：宁波出版社，2017.10

（宁波文化丛书·第2辑）

ISBN 978-7-5526-3083-1

I. ①千… II. ①柴… III. ①城隍庙—介绍—宁波
IV. ①B957.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7479 号

丛 书 名 宁波文化丛书·第二辑

丛书主编 陈利权

本册书名 千年郡庙：宁波城隍庙的前世今生

著 者 柴 隆

责任编辑 苗梁婕

责任校对 虞姬颖 李 强

装帧设计 金字斋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 址：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邮 编：315040

网 址：<http://www.nbcbs.com>

电 话：0574-87341015（编辑部）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 / 16

印 张 9.5

字 数 140 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3083-1

定 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若有倒装缺页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0574-87248279

唤醒宁波的文化之魂

◎何 伟

(一)

中国的古城实在不少，若论我国沿海最早的文化古城，只要稍稍具备历史地理的眼光，都会聚焦宁波——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点。

这座从远古走来的名城，河姆古渡的骨哨一吹就是七千年，展开了一幅幅风云际会的历史长卷。翻开谭其骧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不难发现宁波在我国沿海各大城市中的“早熟”：当宁波沐浴河姆渡的文明曙光时，我国海岸线上的先民基本还处于文明的空白处；当宁波先秦时期设县建制，广州还是邻近番禺的宁静村庄；当宁波唐代建州（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已是“海外杂国，贾舶交至”的繁华城市，此时的上海还只是一个海滨渔村；宋代的宁波已是我国闻名国际的四大港口城市之一，天津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一片滩涂；及至近代宁波作为“五口通商”被迫开埠，青岛、大连等城镇化才刚刚起步，更不必说改革开放后才崛起的深圳了。

如此“炫耀”的类比，无意仰己抑人。只想说明，以商城闻名的宁波，其实是隐身的文化重镇。其文化价值和地位，显然是被低估了。仅以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河姆渡为例：其制陶、稻谷和干栏式建筑的发现，修正了我国学术界总把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的唯

一摇篮的定论，确认了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另一个发源地。其出土的代表海上活动的六支桨，印证了宁波先民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先驱，为我国台湾和太平洋岛屿的文化作出历史性的贡献。澳大利亚悉尼市迪米蒙地电影制片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拍摄了一部记录太平洋沿岸历史的影片，其序幕就是从河姆渡开篇的。

宁波文化矿藏的丰富性和不凡品质，还在于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地之一，中国大运河的出海口之一，沿海城市中建城的起源地之一，金融史上我国钱庄的发源地之一，海运史上造船和航海的发源地之一……总之，宁波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经络中一个很关键的穴位。宁波的历史区域文化，犹如一座丰盈的藏书楼，在文化复兴的聚光灯下，亟须整理与传播。

宁波历史文化何其久也，宁波地域文化何其丰也，先贤前辈们已经为宁波开辟出了一块文化沃土。每念及此，作为祖籍宁波、生活于宁波的我，不禁对家乡深厚的文化遗产肃然起敬。可是，在今天追赶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目标时，有多少宁波人还记得曾经的灿烂？又有多少人了解宁波往昔的辉煌？

（二）

区域文化研究的兴盛和传承，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的独特景观，既得益于文化的复兴，又受到区域发展竞争的推动。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等，不一而足。这股热潮也波及作为吴越文化分支之一的宁波文化。

某种文明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根本上是由地缘自然条件所决定的。文明所处的地缘环境与精神性格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影响一个文明的精神气质最根本的因素，是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换成老百姓的说

法,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三面环山,潮汐出没的宁绍平原居中,多类型地貌孕育出姚江、奉化江、甬江流贯其中,江河湖海点缀其间,构成了宁波“经原纬隰,枕山臂江”的地理特征。“南通闽广,东接倭人,北距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溢。”(宝庆《四明志》)“自宋以来,礼俗日盛,家诗户书,科第相继,间占首选,衣冠人物甲于东南。”(成化《宁波府志》)

文化早熟的宁波好比一个内敛聪慧的智者,有外貌形象,有性格气质,也有个性脾气。发源于四明,耸立于三江,兼得中西交汇之利,倚其 7000 年的文明发展,塑造了一整套属于自己的优秀文化符号、习俗和精神,说得洪亮一点,叫作“宁波文明”。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每一座城市都有独特的文化符号。宁波的文化特质,如果要用极精简的字词来表达,就是“江海”和“商贾”。水路交通和商帮文化是阅读宁波风云际会悠长岁月的两个关键词。伸展开来,从类型看,有海洋文化、农耕文化、港口文化、海防文化;从特质看,有商帮文化、耕读文化、工匠文化、饮食文化;从思想看,有浙东文化、佛教文化;从文人看,名儒硕彦,人文荟萃,有南宋的心学先贤“甬上四先生”,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严子陵、知行合一的心学大师王阳明、开启日本明治维新的导师朱舜水、工商皆本的民本思想家黄宗羲……正可谓千年古城,百年风云,几度沉浮,气血不衰,乃文化之力也。

(三)

一座城市的持久吸引力,不在林立高楼,而在文化气质。让城市站立不衰的,是文化“软实力”。表面上看,决定城市差异的是经济,骨子里是文化。今观神州,仰赖房地产狂奔的造城运动,流水线般建造的排排高楼大厦取代古城旧貌,割断了多少城市的历

史脉络，推平了多少地域审美特征，埋葬了多少丰厚的历史记忆，已经无法计算。宁波籍文化大家冯骥才先生认为，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域多样，每个城市都有独特和鲜明的城市形象。可惜，现在我们660个风情各异的城市形象基本都消失了，即使有，也支离破碎，残缺不全，很难再呈现出一个整体的城市形象。眼下，追名逐利遗失了文化，随波逐流遗忘了故乡，身在故乡而不知故乡何在。

物欲越是膨胀，文化越是珍贵。宁波人之所以成为宁波人，并不是因为出生在宁波，而是身上承载着宁波的文化符号和基因。这些由宁波的风俗、语言和信仰因素组成的“宁波腔调”，以及地缘、血缘关系组成的坐标系，会让人们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不论你身处世界何地，只要据此便可找到家乡，认祖归宗。如果遗失了宁波文化，即使站在这片土地上，也很难再是宁波人。令人忧心的是，在现代化城市化的急切步伐下，本土历史文化面临诸多存亡考验。公路毁了，可以修复；房屋塌了，可以重建；文化遗产一旦“消失”，如同绝迹的物种，没了，就永远没了。现代人精神家园的迷失和情感归属的危机，成为一种流行国际的精神疾病，正是文化除根后流离失所的后遗症。

今天的宁波缺什么？不少人感叹缺文化，我看来，表述不很准确。宁波并不缺少文化，缺的恐怕是对丰厚文化的记忆和传承。“文之无书，行之不远”，作为文化工作者，作为宁波人，我们深恐随着时间的推移，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文字的阙如而流失，随着记忆的衰退而归零。把文化摆在什么位置，不仅仅取决于政府，更取决于每一个厕身其间的市民的态度。文化是城市之魂，是我们这座城市安身立命的基座。唤醒城市记忆的味道和画面，保护并标出宁波的文化风景线，绘制文化地图延续文脉，亟须一套权威、全面、通俗的文化读物。本丛书的出版和传播，即是努力之一。

(四)

本丛书的编纂,虽非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却颇费周折,几起几落,幸得宁波文化事业基金委员会慧眼识珠,忝列扶持项目,又得宁波市委副书记余红艺及市委宣传部等部门的鼎力支持,宁波出版社调集精干,组织本地学界文化精英,殚精竭虑,撰写这套丛书。

自2012年始,编纂委员会成立并确定了丛书的编纂大纲,专家们从宁波地理文化和历史文化的坐标中,尽可能筛选出具有鲜明特色和传承价值的内容作为首批选题。第一辑八种,选题侧重反映对宁波发展最具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八个方面地方特色文化。计划此后逐年推出各类文化系列,集腋成裘,奉献出宁波文化的“满汉全席”。

丛书着力点不在学术钻研和考证,而在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定位在文化“小吃”,充其量是宁波文化史的通俗版、系列专题篇,绝非贯通一气的皇皇巨著。丛书力求编排图文并茂,文字通俗易懂,集知识性与文学性、学术性与普及性于一体,雅俗共赏,老少皆宜,为大众提供一张文化寻根的导游图,以及一杯安顿旅者心境的下午茶。于闹市中拾取一份宁静,于纷繁中理出一片安详,于浮尘中闻到一缕书香,于物欲中寻得精神的家园。

(本文作者为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目 录

● 总 序 唤醒宁波的文化之魂

001

【前言】

宁波城隍庙：

一个无法遗忘的精神地标

001

挥不去的城隍信仰

003

道不完的前世今生

005

描不尽的市井画卷

007

【一】

挥之不去的郡庙记忆

011

后梁始立城隍祠

012

景福律寺探旧址

015

帝师殿毁祀城隍

018

六狂生郡庙举义

021

浴火重生再恢宏

024

啼笑皆非打城隍

026

郡庙曲艺风气先

030

文商共荣谱新曲

036



【二】

渐行渐远的城隍信仰

夙著灵异城隍神

042

督行法纪司官民

046

八位祔神莫相忘

048

酬神自娱抬城隍

050

坐夜习俗久未衰

054

正月初五迎财神

057

七月半里放焰口

061

十月醮会祭孤忙

064

【三】

精美绝伦的郡庙风物

固国度民的照壁

068

望穿历史的庙门

073

雄伟庄严的大殿

079

美轮美奂的戏台

084

古意盎然的木雕

089

交相辉映的匾额

094

【四】

浓郁绵长的郡庙画卷

片石留香的古碑

097

代神立言的楹联

101

喜闻乐见的彩绘

103

滩簧小戏草根香

108

「小热昏」卖梨膏糖

111

后大殿内听《水浒》

114

宁波走书耀郡庙

117

八字算命「奇巧灵」

121

老庙珠宝载口碑

123

津津乐道国泰街

126

百年传奇缸鸭狗

130

郡庙味道久绵长

134

致 谢

142



【前言】

宁波城隍庙：
一个无法遗忘的精神地标

文化盛而城市兴，城市兴则文化愈盛。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发展，往往因地利而兴，因经济而盛，因文化而久。文化既是城市的 DNA，又是甄别城市个性的标志。一座城市，最能展示文明亮点的，还是它的文化地标，它们承载并复制着文化基因，使城市特性在固化中沉淀出各种“文明之花”。在众多宁波文化地标中，宁波城隍庙无疑是富有生命和灵魂的、最具市井烟火气的一座。宁波城隍庙以其独有的文化印迹，经过历史检验和广泛传扬，为城市带来了自豪和荣光，它无疑是宁波的一张“文化名片”，更是城市灵魂的外化物和可视符号……

在浙东宁波，说起城隍庙，可谓家喻户晓。郡是府的古称，因而它又被称为郡庙，因其有别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建于大梁街的鄞县县庙，故甬城百姓俗称其为“老城隍庙”。郡庙位于县学街东端，西接宁波月湖胜景，南邻唐代著名古迹天封塔，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府城隍庙之一。自后梁贞明二年（916）刺史沈承业创城隍祠，到今天遗存的“宁波府城隍庙”，整座建筑占地约 4700 平方米，平面呈中轴线对称格局，沿南中轴线，建有照壁、头门、前天井、仪门、戏台、中天井、大殿、后天井、后殿，及东西偏殿和左右厢房，是宁波当之无愧的文化地标。

在千年的历史长河里，郡庙往事时而波澜壮阔，时而似涓涓细流。郡庙一直以来就是宁波文商并荣的象征。饱经岁月风霜的郡庙，可以将宁波的祭祀、信仰、商业、饮食、戏曲、建筑等地域文化一网打尽，在宁波的城市发展史，再没有任何一座庙宇对城市的繁荣有过如此强大的作用与影响。千余年来，它几经废替，历劫不亡，见证了城市的历史变迁和宁波市井人文的繁盛。它以一种近似血缘的纽带与甬城同气相连，成为宁波城的重要历史遗迹。

一庙伴一城，共同演绎了宁波城市的漫长发展史，为宁波城留下了一页不朽的篇章和记忆。

挥不去的城隍信仰

人类早期阶段，面对浩瀚无际的宇宙，科学光芒极其微弱，对许多自然、社会现象，乃至自身的生理状况，只能借助神的力量来解释。《礼记》记载：周天子祭祀八蜡神，第七种神是“水庸”。水，为护城的壕沟，称为隍；庸，即城池。“水庸”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沟渠神”，专职守护城池。古代周天子祭祀时，因无固定庙宇，常命人在城外隆起一座土堆祭祀，故“城隍”自“水庸”而来。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鼎盛，直到危机、动乱……周期性的社会动荡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深重灾难，尤其对城市的影响极大。城市是兵家必争之地，因而城市居民祈求安全的心理也就更为迫切。如此这般，城墙越筑越高，护城河越挖越深，而城隍在民众心理防御上的作用日益明显。在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古人确信有主宰城垣、壕沟的神的存在，于是就出现了满足人们求生存、保安全心理需求的城隍神。渐渐地，城隍信仰就很自然地赢得了信徒，在社会上流行起来。而后由于道教兴起，城隍神的地位不再是最初阶段的城市保护神，逐渐成为一方冥界的地方长官。正因他是阴间的知府、知州、知县，掌握着一府一州一县人的生死大权，与民众的生活关系密切，所以才备受民众的敬重。

古代宁波，有府县两级行政机构，如今县学街的遗存城隍庙由“城隍祠”演变而来，位于大梁街的鄞县城隍庙早已消失。若追溯“宁波府城隍庙”的历史，大概可上溯到五代十国时期。据《宝庆四明志·叙郡》载：“城隍庙在子城西南五十步，梁贞明二年，刺史沈承业建……”此为郡庙的前身。此时距明州在三江口建城才18年，可以说，郡庙是与明州城同时诞生的。“贞明”（915—921）是五代十国时期后梁末帝朱友贞的年号，“吴越国”太祖钱镠同时用该年号。此时的“明州”属“吴越国”，这样算来宁波建城隍庙已有千年历史。

城隍开始人格化，大概自五代十国始。后唐末帝李从珂封城隍为王爵；至两宋，城隍普遍人格化，多奉离世后的英雄或良臣为城隍神，元朝

文宗以后还追封城隍夫人。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为巩固新建王朝，特别提倡城隍崇拜，于洪武二年（1369）下旨封京城隍为灵王，封各府、州、县的城隍为威灵公、灵佑侯、显佑伯，各地普建城隍庙，盛极一时。清代承袭明制，城隍神在全国普及，明清两代府州县官员莅任，必先祭拜城隍神。

每座城市的历史背景不一，各地供奉的城隍神也不尽相同。譬如杭州供周新，绍兴奉庞玉，台州拜屈坦为城隍神。宁波府城隍庙供奉“功臣”型的纪信。南宋赵与时撰有《宾退录》，其中有记载：“（城隍）神之姓名具者，镇江、庆元、宁国、太平、襄阳、兴元、复州、南安诸郡，华亭、芜湖两邑，皆谓纪信。”庆元为宁波旧称，纪信作为宁波城的庇护神，正如雅典娜之于雅典城，城市崇拜通过城隍表达，神格功能背后体现的是精神皈依。

纪信是刘邦身边的一个“二流”将军，他的一生并无张良、韩信出彩，史书上第一次露面，是在鸿门宴后协助夏侯婴，从间道保护逃亡的刘邦回霸上。第二次露面，是在楚汉战争中为掩护刘邦而替君赴死。刘邦成为大汉天子后，念想纪信的功劳，遂追封他为“成纪城隍”，永受人间香火。纪信与宁波的结缘，百姓未必知悉，他虽无“神力无边”之建树，却得到甬城百姓的拥戴。据明人黄润玉《宁波府城隍庙碑记》记载：“神灵丕著，祷即应，感即通，岁或雨暘愆期，民必戚于神，而神休于民者多矣。”因纪信时常显灵，清《宁波府城隍庙重修碑记》中也称赞他：“宁郡城隍尊神，聪明正直，夙著灵异……”“夙著灵异”，是宁波百姓对城隍神的贴切概括。自宋代起，甬城百姓对纪信的崇拜更加普及，且被列入官方祭典，逢清明、阴历七月半、十月朔皆在城隍庙内按时举行祭祀大典。纪信地位大大提高，渐渐地取代社稷神，成为阴间的地方官而广受人间香火。

旧时宁波，城隍既有“钦命”，偶尔也被“民选”一回。元朝，“庆元路”的地方官曾报元成宗，称民众拥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为城隍，实则假托刘裕权威来对抗外族统治，后明太祖朱元璋仍恢复纪信为城隍。满族入主中原后，宁波民间一度把民族英雄钱肃乐供为城隍神，至今还有民间流传的城隍庙与华夏巷的故事。

明清两代，城隍之祀可谓虔诚。每年春秋仲月上戊日，城隍神合祭于

山川坛,清明、中元、十月朔,也迎城隍神合祭于厉坛。宁波府知府及郭下的鄞县知县,上任或离任之日,必祭于神前。此外,郡遇旱暘、蝗虫等灾害,宁波地方长官率僚属、耆民祷告于神前,且祭祀费用一律列入财政预算。正因为它是全城的公庙,所以全城人都是它的“庙脚”或信仰者。

道不完的前世今生

五代十国时期,宁波史称“明州望海军”。之前,唐长庆元年(821),刺史韩察将州治从小溪迁至三江口建立“子城”。唐乾宁五年(898),刺史黄晟率众修筑“罗城”,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江口一带的拓建与延伸完成后,明州城的繁华渐渐显现。然而随着大唐的衰败,割据纷争,五代十国时期的明州人民,终究逃离不了频频战乱。

进入郡庙大门后,东首立有一块古老的古碑,即明代黄润玉的《宁波府城隍庙碑记》,碑文详细记载宁波城的历史沿革和建庙敬神因由。城隍祠最初位于“子城西南五十步”,若以《宝庆四明志·郡图》考之,位置大约在今府桥街与呼童街的交叉口,即当年子城之心脏地带。地方官沈承业择址于此建“城隍祠”,让城隍神独占城市显要之地,其尊崇与重视程度足窥一斑。宋嘉定九年(1216),两浙转运司备摄守程覃奏请宋宁宗,赐庙额“灵佑”。嘉定十三年(1220),庙被焚后重建。元至大二年(1309)庙遭火灾,延祐七年(1320)重建。

明洪武二年(1369),明州城隍神被诰封为“监察司民城隍威灵公”。三年,遵制革去原封号,撤塑像改立木主,题“明州府城隍之神”。四年春,庙毁。是年冬,太守张琪在握兰坊的元帝师殿旧址重建城隍庙,即从原先“子城西南五十步”的位置移到如今的县学街。其后鄞县人单仲友奏请朝廷,建议将明州改为宁波,明州的城隍神庙就改名为“宁波府城隍庙”。

张琪在握兰坊元帝师殿旧址上完成迁建工作后,明代地方官郑珞大修殿宇廊庑,扩建正殿南轩三楹。盛传宁波府城隍神灵有祷即应,地方官陆阜重塑神像后,经儒科世家黄润玉润笔,一篇洋洋洒洒的《宁波府城隍

庙碑记》横空出世，碑文史料翔实、文辞生动，字里行间大力渲染城隍神的神威，详细阐述明州城的兴起与宁波的历史沿革。历年既久，殿宇颓圯，明朝成化年间，由知府张瓚发起，对宁波府城隍庙再次进行大规模修缮。

清康熙年间，宁波府城隍庙又遭火灾，知府高启桂重建。此后，雍正、乾隆、道光、同治年间四次修葺。光绪八年（1882），庙前后大殿遭焚，邑绅募资重建。这次建造，整座庙宇结构完整，古朴华丽，气势宏伟，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工艺精美程度都超过以往。重建后的宁波府城隍庙布局一直遗留至今。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西风东渐，“德”“赛”两位先生来到中国，破除封建迷信的风潮连同毁庙兴学的冲突，在甬城屡屡交锋，宁郡城隍尊神的命运自此跌宕。民国十七年（1928），延续千余年的郡庙祀制被彻底废除，神像被拆毁，庙屋改作民众娱乐场所。延续几个世纪的城隍公祭等活动在1931年废市设县之前，均未恢复。所幸在1948年有一次规模不小的修葺，当时集中了宁波本地的能工巧匠，城隍神纪信才得以还庙，韩察、应彪、王元玮、黄晟、沈承业、王安石、张琪、钱肃乐八位祔神出现于市民面前。

新中国成立后，郡庙再无“城隍出巡”等活动。1956年宁波工商界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宁波餐饮史上的首次盛会落地郡庙，大殿里摆起了一排排炉灶，甬城各大饭店首次在此集会，联合举办盛况空前的“首届宁波市名点名菜展销会”，评出宁波“十大名菜”和“十大传统小吃”。郡庙摇身一变，成了宁波的美食城，此后这种市井的“美食情怀”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宁波人。

1964年，宁波的街巷再次掀起破除迷信的群众运动，一夜之间曾经殿宇壮丽的郡庙，成了一座无神的空庙。随后的十年“文革”，郡庙戏台和书场再无往日的人头攒动和欢声笑语，百花齐放的曲艺随之凋零，八方小吃不见踪影。那个商贾云集、百业兴盛的民俗大舞台，从市民的生活里淡出，终日紧闭的大门风尘厚积，铅华落尽，尽显苍凉。

20世纪80年代初，郡庙建筑群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经过镇明区劳动服务公司的改建，郡庙变成了当时省内最大的综合性商场。

进入 21 世纪后,传统商业受到网购等新兴消费模式的冲击,在 2015 年 8 月闭门改造,而升级后将更名为“明州 1371 城隍商城”,融入明清建筑、人文、风俗、戏曲等传统元素,成为一个以城隍文化为主线的文化、旅游、休闲、消费的大型商业中心。它的前世今生道不尽,实则郡庙未老,古今合璧,庙宇文化、城隍文化、商业文化在此交相呼应。这块地标以其无可取代的文化优势与商业结合后,以文商并荣而再显辉煌。

描不尽的市井画卷

一座城中,城隍庙并非是有可无的附着物,而是成了深入城市肌理的象征与符号。它既是城市居民的精神家园,又与城市发展、城市经济、城市居民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一座城中,城隍庙所在地往往成为这座城市的商贾荟萃之地,进而带动周边成为整座城市市井文化气息最浓的地区。对一座城市城隍信仰及城隍庙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可以了解这座城市市井文化的沿袭发展,浙东宁波亦如是。

宁波郡庙一直延续着城市的文化传统,虽然城墙已拆除、护城河已变短,不再需要城隍神的庇佑,但围绕城隍信仰开展的一系列民俗活动,身跨有形和无形两大文化领域:既包括如街道布局、房屋建筑风格等城市有形传统文化,又包括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城市精神等无形传统文化。

旧时的宁波城不大,四乡八邻的乡民进一趟宁波城,实属不易,所以都把郡庙当作落脚点。一年四季的城隍信仰活动是当年的盛会。清明、七月半、十月朔“三巡会”和城隍诞日是四次高潮,犹如周期性的大潮汛;初一、十五的“坐夜”是铺垫,仿佛涓涓细流;临时性的祭拜活动,好似细小旋涡,构成了一波未平又起一波的信仰现象。每逢此时,城区商店门口必挂蜈蚣旗,各街市路旁焚烧冥锭施孤;城隍出巡仪仗富丽绝伦,纱船、抬阁,船头阁上扮装戏文;沿途细吹细打的鼓号喧天……诸如娱神娱人的“三巡会”,无不聚集人气。明代以后逐渐出现了集城隍信仰、商品交流、